

隴上往事

(續)

田炯錦

甘甯青與中華文化擴張

春秋戰國爲吾國文化之黃金時代，學術昌盛，百家爭鳴，由此而混合諸夏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以形成秦漢之大一統與我國漢族。吾國末五胡亂華，晉室偏安江左，一般人都認爲吾國之黑暗時代。猶如日爾曼蠻族南下，歐洲轉入黑暗時代一樣。不過若從吾國民族與文化之擴張着眼，則西晉末至隋一段，吾先民之成就，不下於春秋戰國時期。秦漢大一統後，不但古所謂萬國合成一國，而古時之千百部族亦形成一族，當時未受同化之各部族，退處邊荒。晉室內亂衰微，各邊族乘虛而入。當時一部份士大夫階級，退避江左，保持了吾國的皇統與文化，固然功績不少，但留在北方的大多數志士仁人與智識分子，或以武力與入侵各族鬭爭，或以智力對各族滲移默化。雖其間有不少血淚慘史，但經數百年之揉合同化，終得出現隋唐之大一統局面。其規模範圍，且較秦漢更爲偉大，這一段鬭爭與同化過程中，舊甘甯省有其河西諸部，實有很大的貢獻。而其領導人物，當推張軌與劉弼。

張軌河西姑臧人，晉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鮮卑作亂，軌遣師討平之，威震河西。惠帝遣使加安西將軍，封樂鄉侯。於是立學校行鄉射之禮，大城姑臧，遂霸河西。永嘉之亂，北方陷於混亂，祇有河西爲樂土，中原文士相率歸之，諸夏之不盡淪於戎狄，張軌父子，功不可沒。軌不僅保守河西，且數遣軍救援洛陽，翊衛長安。軌守河西三十三年，始終擁戴晉室，子孫實、茂等繼之，仍稱藩於江左。計傳九世，七十有六年。張氏守河西，興學校，容納中原文士，無異爲我中古文化蓄秧。到了北魏併涼州之後，河西智識分子入魏，作散佈秧苗，同化諸胡之工作，甘甯人物誌序論稱：張軌守涼州，明於易，爲易經。會天下亂，中原文士頗徙涼州，宋謙、郭荷、郭瑛、索襲、祁嘉之徒，以經學教授鄉里，從學者多至數百千人。越百三十餘年北魏併河西後，儒者樂祚、索敞、張湛、宗欽、段承根輩，皆入於魏，而劉弼最爲老師宿儒。

劉弼敦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承學。弼弟子五百餘人，道經者八十餘，獨甚重弼，以女妻之。弼隱居酒泉，不應州郡禮命，遠近受業者五百餘人。西涼李暠時，徵爲儒林祭酒。沮渠蒙遜平酒泉，躬親禮敬之，號玄處先生，從學者數百，致羊酒，射犍尊爲國師，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北魏世祖平涼州，聞其名拜爲樂平王從事中郎。弼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卒於途。正光四年詔曰弼冠冠前世，蔚爲儒宗，其孫等三家，特聽免役。弼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當時並行於世，他的弟子索敞，專心經籍，盡能傳弼之學，涼州平入魏，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子弟多從之學，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故元魏時北方之同化工作，河西儒人文士貢獻甚大。他們雖不若春秋戰國諸子之聲名洋溢及其學問之博大精深，但他們實爲擴張我中華文化領域之一幫無名英雄，吾國文化在北方得以保持發揚，諸胡之逐漸同化，而融合爲我中華民族，這些無名英雄的功績，實不可泯沒。

甘甯青與佛教文化之輸入與發揚

前面甘甯青與國防一節中曾提到其因爲地處與各遊牧民族爭競之最新線，土著居民不得不僞保家衛國之奮鬥，而內地之移民或爲屯田士兵，或爲窮苦民衆，故養成剛毅勇敢的精神。因之甘甯青過去的人才，以良將居多，而文人學士之有成就者較少。加以唐中葉以後，陷入吐蕃西夏數百年，當日文化基礎，橫被摧殘。所以唐宋以來，文風遠不如前。抗戰時期筆者嘗到河西各地，查悉居民人獸與耕地而積，都遠不及漢時。以全

再往。不幸張氏已逝世。現又遭共匪蹂躪，難料將來收復時，尚能存留幾多。甚願國內學人對此等文化資產，能予注意。

甘肅青之文風及文人

上邊會說甘肅青因為地處與各游牧部族爭競之最前線，過去戰亂頻仍，居民常常移動，且屢受入侵各族之蹂躪，故文化業績不容易保存發揚。因之過去隴右的人才，以良將居多，但對儒學文學有成就者，亦有不少人士。東漢時隴之學者梁竦治孟易者，其所作七序甚為班固稱道。李尙書詩，皇甫規以教授詩易著稱，張風治歐陽向治，姜岐治易春秋，王符作潛夫論。而秦嘉與其妻徐淑工詩，創立五言體以通行於後世。曹魏時周生烈歷注諸經，作周生烈子。晉傅玄著傳子內外中篇，凡數十萬言，並文集百餘卷行世皇甫謐博覽羣出，宏道冠當世，被目為魏晉儒宗。西晉末至元魏，河西羣儒之貢獻，前邊業已述及。至唐則隴人李嗣之文名與韓愈柳宗元相若。李賀之詩文甚為韓愈所重。李白之詩，當為國人共曉，惟彼雖自認為隴西布衣，但迄未在隴定居。安史亂後甘肅陷於吐蕃，繼又為吐谷渾夏及蒙古所據，前後達數百年，文物頗受摧殘，加以此後京都東移，隴上成為邊鄙地區。文物毀棄，本不易產生學人，而以地處邊陲，即有佳作，亦復不易刊行流通。是以除明代慶陽之李夢陽。因其詩文，備受各方推崇，為國人熟知外，其餘學人之心血結晶，均已散失，甚少人知。惟清代乾嘉以後之學者，其聲名至今為隴人所熟知者或其遺著為其親朋所保存者，尚有多人。如武威張澂，著有姓名尋源錄，三史姓錄，姓氏辨誣，古今姓氏書目考證，說文引經考證等二十餘種，被人謔為一

姓氏諸書實經經史譜牒，前所未有也。臨洮吳鎮會任江南各省儒學訓導，著有松花益詩文集與其友麟學宗程朱，會國藩稱其詩。通渭牛樹梅，近世講學家所不及也。梅傳父學，又善屬文，著有省齋全集，聞善錄，潛葉文存等。武威李千楷著有續資治通鑑，隴右方言考，古音韻學等。精於小學，章太炎丁維芳諸先生曾極推崇之，惜此部分著作，已散佚無存。皋蘭劉爾忻以清遺民自居，矢志文化事業，創辦興文社希孔社，五里關書館，隴右印刷社等八社。致力宋明理學，以繼闡中樞自任。著有皋齋文集，拙修子太平問答書等。民初甘肅通誌及甘肅人物誌之重修，劉氏為其總主持人。鎮遠秦壽祺精研經史，著有甘肅青大事記數百萬言行世。並有經學通論等著作，惜未刊行，祇蘭州大學學生或有保存其講稿者。臨洮張維專攻歷史，尤精於方誌，主編甘肅通誌已完竣，惜未付印。其刊行之著作，有甘肅人物誌，隴右金石錄，蘭州今古考，隴右圖誌沿革表，隴右地名厘石沿革圖。尚有專史性之著作多冊，尚未刊行。今三隴淪陷於共匪，聞張氏於蘭州陷落後仰藥自殺，雖料其遺著，尚能留存人問否。隴西那蔭杰清亡後隱居不仕，著述甚多，惜均未付印。有詩存稿三卷，鄉人羅錦堂携之來臺，為監委曹啟文所見，請評鑑於于院長右任先生認為近代一大家。乃籌資刊出；名曰灑雲詩存。于公並題詩云：「風雪山川阻半生，詩人竟失一蘇卿，百年博大繩細句，落日千羊喚母聲，高呼湯武天人戰，否認夷齊薇蕨香，瞻彼西山猶有淚，清風明月不能忘。」那氏著作稿，聞均存留其婿張作謀處，甘肅淪陷之初，聞張亦遭拘辱。今音訊斷絕數年，張是否生存，尚為問題，則

那氏遺著，更難望其保存。由張那二氏的情形，我們就可知道在邊遠地區之學人，求學已屬不易，且縱求得實學亦不易為人知，更不用說對國家學術界會發生影響了。此外果爾唐璉趙永年武威張美如等之書畫，今人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江南人士宦隴上者爭相搜求。

在政治方面漢唐迄清隴人之封侯拜相及為方面大員者，為數甚多，然皆無赫赫大功，其聲名鮮為人知。漢之金日磾，唐之牛僧孺，清之牛鑑較有名望。然二牛之為功為罪，國人尚無定評。惟有不少剛直敢言之士，為朝野所注目。如東漢之皇甫規，糾斥規貴權要梁冀。唐之段秀實，廷擊叛臣朱泚。明之鄒應龍，彈劾權臣嚴嵩。清之吳可讓，以死諫為同治立嗣，安維竣劾西太后李蓮英等擅權誤國，牛樹梅在四川為按察使時，堅拒上峯判石達開死刑之示意，清廷調升為廣東藩司，亦堅辭不就，退處田野。皆能維護其良心上之正義，置死生於度外。

綜觀隴上之文化與人才，可見其與地理關係甚大：因處各族爭鬪之邊陲地帶，文物常被摧殘，故文風較差，而良將居多。因常處亂離，需要精神上之慰藉，且入侵各部族多信宗教，故佛教文化甚為發展。因地勢高亢酷寒，常為生存搏鬥，故民風剛直勇敢。因國都東移，地區變成偏鄙，故中唐以後隴上文教人才，均遠不及西漢迄於初唐。漢時隴右為通西域要道，故文物人才及建設，均甚優越。今者鐵道空運發達，滅共復國後，隴上必將為陸路通西方國家之要道，其地位之重要，必速邁漢唐時代。國父會主張以蘭州為中心，從事建設。願三隴人士效法先賢，努力振作，為國家作更偉大之貢獻。(完)